



溫瑞安七大寇系列

將軍的劍法

(台灣) 溫瑞安 著





溫瑞安七大寇系列

將軍的劍法

下

(台灣)溫瑞安著

“七大寇”故事之四

闯 将

第一章 蛇鼠一窝

沈虎禅疾问道：“可有火折子火刀火石之类引火的事物？”

那八名青年高手因沈虎禅冒险救他们的同伴，对他都生起敬意，齐声答：“有！”

沈虎禅知道这干人武功着实不低，而且配备齐全，是铁剑将军旗下的精兵，只是“蛇鼠一窝”阵势幽异诡奇，就算是武功再高十倍的高手，一样会被这幻想魔影所乱神，无法逃出这防不胜防的阵势。

沈虎禅又叱道：“把能着火的都点上了！”如果能尽量避免伤亡过重的冲出外面的包围，惟一的寄望便是他所料能中：“蛇鼠一窝”的阵式愈在暗中愈能发挥效力——他们是怕火的！

“马拴在什么地方？”沐浪花问沐利华。

沐利华还未及回答，沈虎禅已截道：“不要理马匹。”

沐浪花十分不同意：“咱们冲出去，第一件事便是夺马，否则。纵然杀开了一条血路，也走不远呀！”

沈虎禅道：“我们根本不需要走远。”

沐浪花忍无可忍：“难道我们在这里等死不成？！”

沈虎禅沉声道：“你说对了。”

沐浪花气得反呆了一呆：“我们真要在这儿等死？”

“是在这里等？”沈虎禅说：“但不是等死？”

沐浪花不敢置信地道：“那你在等什么？”

沈虎禅道：“等他们来。”

沐浪花气咻咻地道：“那就是等于在等死。”

“不。”沈虎禅截然道：“不一样。”

“他们若攻了进来，我们只有死。”沐浪花情急地道：“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夺马逃生。”

“你以为他们竟会没想到我们要杀出重围，夺马逃亡么？”沈虎禅稳若泰山地道：“就算你杀得出去，攫得马匹，你敢骑上去么？”

沐浪花一怔，突然发现自己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“何况，”沈虎禅充满自信地道：“等他们来，不一定是我们死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？”

“是他们死。”

“他们要杀死我们，我们就只好先杀掉他们，”沈虎禅道：“这是江湖上的定律。”

沐浪花因为沈虎禅的气势而稍为镇定，但仍觉惶惑。

“可是，这样等下去，万人敌迟早都会赶到。”

“他赶到又如何？”

“他来了，我们都得死。”

“你怕他？”

“谁都不能不怕他；”沐浪花惊讶沈虎禅居然似并不如何了解万人敌的实力与武功，“就连将军也不敢轻惹这个人。”

“对了，所以万人敌才敢一再招惹将军，”沈虎禅发出一声喟叹道：“你知道这些年来，不管在朝在野，官场武林，万人敌的声威已渐渐逾越过将军的理由吗？”

沐浪花摇头。

他当然摇头，而且只能摇头。

有些事，根本不是他们能想得通的：有些事不知道好过知

道：更有些事；不是他所应该懂的。

他之所以能够追随将军那么漫长的一段岁月，原因之一，就是他一向都懂得这个道理。

“三代第一剑”宓近秋却似乎不大懂。

他和宓近秋、楚衣辞武林中并称：“长风须弥、铁将军”，称绝江湖，但是，铁将军不但在武林中德高望重，而且在仕途上也扶摇直上，才触怒本是武将出身的万人敌，两派实力，因而发生明争暗斗，惨酷激烈。

原本维持武林纪律的翻成死敌，难解难分。诸葛先生的“四大名捕”与蔡京、傅宗书的势力相埒，斗得鬼哭神号、日月天光。“青帝门”的力量一落千丈。而“金风细雨楼”、“迷天七圣”又在战乱相争，争夺激烈，至于“四大世家”的影响力远在洛阳，白衣方振眉踪无定，“桃花社”的赖笑娥重兵俱屯于长安，“五泽盟”蔡般若的影响力也仅在东北，谁都没法多加理会万人敌与铁将军之争。

然而这一争却极其重要。

万人敌原是童贯的家将，童贯是皇帝赵佶所信宠的供奉官，同时也是“镇边大将军”。不过童贯却没有什么好本领，只有依仗刘张、王厚、郭药师这些人带兵打仗，而万人敌等人则成了他排除异己的爪牙，童贯与蔡京等人朋比为奸，位置显要，党羽遍布，权势并重，内外勾结，表里为奸。

铁剑将军楚衣辞原为曾布所识，破格擢升，志在笼络道上英雄相助，时新旧党争，营扰不已，曾布是新党重臣，为了排击旧党巨头的辅相韩忠彦，再排曾布，跃而为相，曾布当然心有不甘，便望能与旧党消释前嫌，对付蔡京。

不过，这种用心，早为童贯所洞悉，便遣万人敌抵制铁剑将军。

曾布、蔡京原是同一伙的人，终成对立，更如水火，表面上，大家仍同朝共政，但暗里正展开剑恶厉烈如殊死斗。铁剑将军却从未见过万人敌，在他而言，万人敌只是一个“看不见的敌人。”

铁剑将军屡建殊功，名望日重，“长风剑客”宓近秋和“飞声剑影”沐浪花便只成了将军的附庸，将军声名上扬愈速，他们就愈相形见拙。

然而，这两个本是有过人之能的人物。

宓近秋较为不甘雌伏，为了增强名声，不惜冒险犯难，冒死争功，与人决战，终丧命于任笑玉剑下。

沐浪花却一直都非常安份。

是故他仍在将军麾下，而且是将军座中的一名要将。

——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能活到现在。

可是沈虎禅这么一问，他也不禁暗忖：这些日子以来，万人敌的声势愈来愈强，把将军的势力打得几乎不能还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

“因为你们怕他，”沈虎禅道：“敌人是不能怕的，你越怕，敌人就越强大，你要是不怕，反过来欺负敌人，敌人就不会继续膨胀，甚至会灰飞烟灭掉。”

“将军怕万人敌，”沈虎禅道：“他越怕，万人敌就会越是强大。”

“对，凭我爹的魔力，其定理应是万人敌怕我爹爹，而不是爹爹怕万人敌，”楚杏儿眼睛发着亮，把勇气的胸脯一挺，“我们不怕万人敌。”

“要将军是将军，”沈虎禅道：“首先得要不怕万人敌。”

“将军自有不得顾忌万人敌之处，”沐浪花无奈，“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沈虎禅：“点火。”

沐浪花又是一怔：“点火？”

沈虎禅道：“把这里烧起来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这次是沐利华说什么都憋不住了，“我们人在这里啊。”

沈虎禅一笑，“要对付‘蛇鼠一窝’，非要水中取火不可。”

“水中取火？”楚杏儿不解，“水中怎能取火？”

“不过……”沐浪花不得不提醒沈虎禅：“火一点起来，我在明，敌在暗，这样，岂不是……”

“就是要敌暗我明，”沈虎禅说：“人生有些时候，应在石上种花。”

“石上种花?!”楚杏儿更奇。

他的“点火令”已下。

“你们竟找上了万人敌?!”王龙溪神情也像眼神一般热起来：“就凭你们几人?!”

“就算杀他不着，只要能见着他而又活着回来，那就已经很值得了，”舒映虹禁不住在语气里透出感喟来：“从来没有外人知道过万人敌的样子。”

将军也道：“我们为了要探听万人敌的模样，已牺牲掉十七个人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沉重地接道：“十七名好手，”他似有一声微叹：“其中还包括了龙溪的孩子、‘一刀剑侠’郭静峰、‘枯肠寸断’杨锯、‘峰回路转’兄弟张回和张转、放虎禅师、归山上人，全都因想接近万人敌而牺牲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将军的语音突然静了下来。

停止得非常突兀。

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一件事。

他悲伤。

——将军也是人，他也一样悲伤的。

何况，他所提到的名字，全曾是他十分信重的心腹，能力过人，但都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而告“牺牲”——但“任务”始终没有完成。

王龙溪只有一个儿子，叫做王不从，外号人称“天命难违”。也是在千方百计混入万人敌的组织里，俟最接近万人敌之时，就失了踪，三年迄今，了无音讯，早已凶多吉少了。

王龙溪和舒映虹都低下了头。

只有燕赵在说话。

“万人敌无疑是个劲敌，他的手上有几个脚色，都是极为难惹的人物。”燕赵说：“他手下有‘一八九十千’五大高手，齐九恨已殆，谭千蠹失败，却不知李商一、姚八分和张十文有没有来？”

楚杏儿点头：“来了。”

将军亦为之动容：“来了谁了？”

“姚八分，”楚杏儿答：“还有张十文。”

王龙溪则不以为然，“齐九恨都死在沈虎禅的刀下，什么十文八分如来了又怎地？”

燕赵眼里忽然浮起了笑意。

他柔和地问王龙溪：“你知道姚分八为什么叫做‘八分’？”

王龙溪不喜欢对方以这种“长辈问小孩”的态度来跟他说话，故意装得不在乎的答：“他总不是赌输了，只剩下八分矣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燕赵语气仍然甚为和善，“这是武林同道给他起的绰号，因为他无论跟什么人交手都好，都只用八分功力，无论遇到多强大的敌人，多艰险的事，他都只使出八分力量，便

解决了。”

他笑笑又说：“每次他击败强者对手之时，别人都以为他尽了全力，可是俟他日后再遇上另一个更高强的对方的时候，才知道上回他仍留存两分力——同样的，他对付新的对手，还是八分功力就解决了一切。”他补允道：“他曾击败过齐九恨，也是用了八分力。”

他怪有趣的又向王龙溪：“张十文呢？你对张十文有何观感？”

王龙溪有点讪讪然的道：“他当然不会是只穷得剩下十文钱了。”

“又错了，他是只有十文钱，”燕赵说：“你知道唐多令不敢惹谭千鑫和齐九恨出手的原因么？”

王龙溪这回说什么也得挣回这个面子：“他们畏惧万人敌。”

“那还不是主要理由，万人敌有多厉害，唐多令没有见过，也无从怕起，”燕赵循循善诱地道：“可是张十文手上‘十文钱’有多厉害，蜀中唐门的人无不一清二楚，心惊胆颤，据说，能与张十文这手上暗器对抗到第七文钱仍不落败的暗器高手，在唐门世家恐也不出九人。”

他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其中当然不包括唐多令。”

王龙溪突然觉得很愤怒。

他明白了燕赵的笑意。

——那是奚落、揶揄、充满轻蔑的笑意。

王龙溪的一张铁脸，突然涨红。

舒映虹意会到要把紧张气氛冲淡，即道：“幸好我们这边也有杜园、狄丽君和侯小周。”

将军摇头。

“既然来的是姚八分和张十文，他们就难以应付。”他向楚

杏儿吩咐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火光熊熊。

人在光中。

吹哨声渐渐急促起来，活像群鼠窃语，群狼低嗥，但异声总是离火光十七、八丈外，不敢近前。

奇怪的是，他们也没有向火光中的人发射暗器，施加暗袭。

可是，火势蔓延，再烧下去就算敌人不发动攻击，自己也得被烧成一堆炭灰。

沈虎禅下令：“拿起能燃烧的事物，跟我走出去。”

于是人人拿着火焚烧的物件，旋舞出火龙一般的灯芒，跟随沈虎禅，大步向前逼去。

“怎么他们都不敢攻过来呢？”楚杏儿觉得很神秘，同时也感到异常兴奋：“他们真的都怕火？”

“他们是万人敌亲自训练的一群杀手，在黑暗中，他们可以杀比他们强十倍的敌，可是就是见不得光，”沈虎禅沉着脸沉住气沉声道：“他们可能是服了一种药，能在全黑里视物如画，而且能把自己身体如同蜥蜴般变色，甚至化为物体，时为枯树，时埋土中，时成波浪，时变为石，倏忽莫测，据说修炼之法，是把蔡家的尽丹术和东瀛忍术、奇门遁甲茅山术并行，但是，也因此畏见强光：光亮，便是他们的罩门。”

“咱们这可算不算得上正义光呢？”楚杏儿偏头笑问。

难得她在此时还有心情说这种笑话。

“我算，”沈虎禅居然也有心情应她：“你不算。”

“你是强盗，”楚杏儿笑嘻嘻的说：“你也算？”

“正义无分王寇，无涉成败，”沈虎禅道：“正如忠奸不分男女一般。”

楚杏儿噘嘴儿一笑道：“我说不过你。”忽想起什么似的问：“你早就知道‘蛇鼠一窝’怕光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沈虎禅道：“我只是猜的。”

楚杏儿不禁犹有余悸起来，“你不肯定，就把火光点得通亮，万一弄错了，咱们岂不是成了暗器靶子？”

沈虎禅反问道：“咱们现在有没有成了暗器靶子？”

楚杏儿只好答：“没有。”

沈虎禅一笑说：“那就对了。”

这时候，他们已走出二三十丈地，那些鼠语猪声都越来越远隐，沐利华禁不住高兴的道：“好啦，他们可怕了咱们。”他已热得浑身是汗，正想丢弃手上的火把。

沈虎禅阻止道：“慢着。他们只是不敢上来，并不就说他们不会来。”

沐利华不服：“他们敢来？我们有火——”

沈虎禅冷冷地道：“火是会烧尽的。”

沐浪花接了一句：“有石就有火。”

“来了”沈虎禅叹息般的声音道：“不怕光亮的人终于来了。”

第二章 十文八分

来的共有五个人。

一个和尚。

一个王孙公子模样的年轻人。

一个美丽的少妇。

一个戏子一般举止的人。

一个道士。

沐浪花紧张了起来，可是旁人看去，他完全没有紧张的模样，但沈虎禅却一清二楚，沐浪花甚至连胡子都是紧张的，说话的语音乍听似轻描淡写，但是实已紧张得变了口音。

他正在沈虎禅的耳畔说：“那青年是侯小周，伶人是杜园，妇人是狄丽君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顿。

他的用意很明显：这三个，是自己人。

“道士便是姚八分，也就是八分道人。”他接下去说：“和尚你是见过的了。”

和尚当然就是吃面的和尚。

杀人的和尚。

——而且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和尚。

和尚杀人，道士呢？

——道士杀人眨不眨眼？

眨眼。

少妇正在跟沈虎禅眨眼。

——一个美丽如斯的少妇，向你眨眼，你会如何？

沈虎禅也不禁望向少妇。

一双幽艳的眼睛。

沈虎禅的视线跌落少妇的眼波里，忽然有一种人在吊桥上摇荡的感觉。

他只觉一阵昏眩。

——这少妇不是将军的人吗……？！

这意念经过他脑海，但已无暇细想。

少妇狄丽君的眼眸勾住了沈虎禅的魂，杜已向沈虎禅窜了出去。

他手上的兵器，是两根翎。

翎即是鸡尾，戴在冠上，是柔软韧性的长形条子，可是现在杜园双手使来，直如两柄锐枪。

双翎抢攻拂击沈虎禅的死穴。

一上来就是剧战。

甚至不会发语。

狄丽君一双妙目，施展“眼儿媚”，吸住沈虎禅的心神，同时杜园已发动“双翻翎”，急取沈虎禅要害。

楚杏儿乍见狄丽君一双妙目，瞟向沈虎禅，已知不妙。

杜园冲上来的时候，楚杏儿也迎了上去。

以她手上的一管金钗。

——金钗短不及三寸、双翎长约八尺，交战起来，情形是怎样？

只怕这连楚杏儿也不知晓。

因为沐浪花已抓住了她。

沐浪花从后一把扣住了楚杏儿的脉门，然后回身就跑，一面向他的部下叱道：“撤！”

“撤”就是“撤退”的意思。

——全力、全身、全心、全面撤走的意思。

沐浪花一把扣住楚杏儿的脉门，楚杏儿顿觉全身发软，不得不跟着他走，沐浪花低声疾道：“小姐，得罪了。”

楚杏儿尖声呼道：“不许撤！”

沐浪花一扬手，索性连她哑穴也封住了。

其中一名青年高手忍不住道：“我们怎能在这时候撤走——”

沐浪花一扬手就是一记耳光，骂道：“姓沈的正好困住来敌，要是万人敌来了，看谁能活着走！”

众皆不敢吭声，惟独那浓眉剑手，曾为沈虎禅所救，仍坚持道：“二爷，这——”

沐浪花轻叱出一个字：“多事！”掌力疾吐，按在他胸上。

浓眉青年闷哼一声，轰然倒下。

沐浪花挽着楚杏儿，疾纵而去，沐利华和司马兄弟紧跟而上，其他七名剑手，都不敢有违，尾随而去。

楚杏儿虽不能动弹，但她仍关心战局。

她离开火光战场的最后一眼，仍然看见：沈虎禅的视线仍为狄丽君所吸住，怎么都拨不过来，就像有只无形的手，把他双目缚上柔丝似的。

而杜园的双翎，招招不离他的要害。

沈虎禅眼睛不能转动，但人却能闪动。

他闪躲着杜园的凌厉攻击。

——可是这样岂不是等于一个瞎子在全面挨打？！

“能挨到什么时候？”

楚杏儿不知道答案。

她当然不知道答案。

她已被抓走。

身不由己。

——一个人身不由己的时候，自然就作不了主。

“沐老二这算啥意思?!”王龙溪怒叱：“他怎能在这时候把你拖走!”

“沐老二大概是想以沈虎禅敌住来人，”舒映虹为沐浪花解释道：“好让他和楚姑娘等人逃命。”

王龙溪仍是不谅解：“只剩下沈虎禅一人，要对付杜园、狄丽君、侯小周、姚八分、谭千蠹，沈虎禅得要被剥成九百一十八块!”

舒映红却有一线希望：“你别忘了，狄丽君、侯小周、杜园这三人，都是我们的人。”

将军忽然轻咳一声。

燕赵忽道：“没有用的。”

舒映虹不明所以：“怎么?”

燕赵道：“将军安排这三人好不容易才混了进去，没有将军的指令，不到重要关头，这三人是决不会败露行迹显示身份的。”

舒映虹道：“你是说……他们不会为了沈虎禅而……出手?”

“会出手，”燕赵坚定地道：“出手对付沈虎禅。”

舒映虹道：“这……这岂不是等于自相残杀么?”

“自古以来，能成为‘死间’的，莫不是不惜牺牲代价，为敌服务，鞠躬尽瘁，务求使对方信任，才能在生死关头倒戈一

击，发出他最大的效用；”燕赵的眼色里流露了一种哀伤之意，“所以，死士和死间都是一样的人——他们只为任务而死，为主人而活。”

王龙溪见舒映虹说不出话来，他先前也领教过燕赵的揶揄，这下幸灾乐祸地道：“这回你可是遇上先知了，这人假如要为稻粱谋，可以改行去占卦问卜呢，包准包灵！”

燕赵仿似完全没有听到他说什么，何况，如果我猜的不错，狄丽君、杜园、侯小周这三个人，彼此之间，也不知道沈虎禅是不是奸细。”

舒映虹和王龙溪都联口道：“奸细？！”

“谁知道沈虎禅是不是用苦肉计，来引出谁才是万人敌麾下卧底的人？换句话说，他们能把沈虎禅格杀于当场，便会获得万人敌进一步的信任，他们怎能失此良机？”燕赵道：“就算他们之间有人想救沈虎禅，也不得不怕‘蛇鼠一窝’的阴毒狠绝；就算他们也不怕‘蛇鼠一窝’的暗杀手段，也不能说他们不怕‘一八九十千’这五大高手……”

将军咳了一声，想开口，但没有说成话。

燕赵也不便说，等他说。

将军这才发现大家在等他，是以用拳压着唇，轻咳一声，随便抓了个话题随意的说下去：“‘一统剑客’李商一、‘八分道长’姚八分、‘九恨狂人’齐九恨、‘十文书生’张十文、‘千蠢和尚’谭千蠢，这里面没有一个不是青龙头上的人物，万人敌有这些好帮手，就像我有你们。”他这句话无疑有些问非所答。

众人静了半晌，舒映虹咕哝道：“至少，我猜想侯小周一定很想出手救助沈虎禅的了，当日，他在沙狮坝遭金满楼和银子来一伙兄弟的围攻，还是沈虎禅替他解的围呢！”

将军微笑道：“我们何不听杏儿说下去？”